

农村新故事丛书

老民兵传枪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編者的話

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，是專門為廣大農村讀者編輯、出版的。

在我國農村，一向有講故事、聽故事的活动。有的地方，把这种活动，叫作“擺龍門陣”，有的地方，把这种活动，叫作“講古今”。但过去所講的故事，好的很少。很多故事宣揚了神仙鬼怪、入山得道、命运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；宣揚了讀書中舉、衣錦榮歸、升官發財等个人主义思想；宣揚了劍俠好漢，包打天下，才子佳人，悲欢离合等荒誕不經的奇事怪談。有的还夾雜着庸俗下流的情節，流露出一健康的情感。甚至大量散布了反动的階級調和論等。听了，不但得不到好处，还要受到它的毒害。

解放后，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輝照耀下，在党的“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”的方針指导下，在广大農村，“講新故事、聽新故事”的活动，逐步得到开展。近几年来，随着文化革命的步步深入，群众对这方面的要求，較以往更为迫切和提高。因为，新故事，講的都是新社会的新人、新事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听了，可以受到階級教

育，受到社会主义教育，受到革命傳統教育，可以增加有益的知識。对提高階級覺悟，对鼓舞革命干劲，对培养共產主义道德品質，都有好处。

我們編輯、出版这套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的目的，就是想及时供給一些这方面的材料。这些材料，既可作为开展这一活动的底本，也可作为一般通俗文艺讀物來讀。

为了農村讀者講讀的方便，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里所选的作品，除了首先要求內容好，能起到用社会主义、共產主义思想教育群众的作用外，还要求尽力作到：故事生动，語言通俗，容易讀懂，适合講述。除此，我們还对一些生疏的字、詞，作了注音和必要的注解。并在每篇作品后面，附了一段簡要的“內容說明”，尽可能帮助讀者，來理解这篇作品的中心意思。

怎样能把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編輯好、出版好、發行好，我們還沒經驗。希望能多多提出批評、建議和要求，从多方面給我們以支持和帮助。

目 录

老民兵傳枪.....	万 一 陈小鈞 (2)
山里好民兵.....	张广平 (17)
戈壁女民兵.....	胡国华 (30)
民兵排长丹哲姬.....	燕 翼 (44)



周占江



周繼爭

老民兵傳槍

万 一 陈小鈞

民兵同志们，你们晓不晓得，咱们肩膀上扛的这杆枪，到底有多重？有的同志可能要说了：

“嘿，压上弹，七斤半，誰不晓得！”我说，同志，你说得不完全对。咱们肩上扛的枪比这重得多了。多重？我暂且不說。我先說个故事大伙儿听听。这故事就叫《老民兵传枪》。

故事发生在周家嶺岷（xiàn读县）生产大队，这地方是咱隴东的一个老解放区。这周家嶺岷生产大队，有个治安主任、貧下中农协会的委員，名叫周占江。他今年平五十，长得身高体粗，就是耳朵有点背。因为性子倔强，同輩人都称他“周大倔”。提起他来，那真是周家嶺岷方圆几百里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那原因是：第一，周占江是全县有

名的劳动模范和“集体迷”，曾出席过省的貧农下中农代表大会，报纸上介绍过他的先进事迹；第二，革命战争时期，他又是响当当的民兵英雄。特别是他的父亲周长海，誰都知道是赫赫有名的游击队长。1936年，周长海英勇牺牲了，占江接过他父亲手里的枪，继续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闹革命。如今，他又把这支枪传给了他的儿子继争。希望继争把革命坚决进行到底！今天，我给大家讲的故事，就是他给儿子继争传枪的经过。

这是1962年的夏天，周家堰岷民兵连配发武器的时候，上级通知说给他们三十支枪，可结果只发来二十支。为啥短了十支？原来，周家堰岷从前闹革命、打游击时，留下来的十支枪，如今还保留在一些老民兵手里。县武装部来信，要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，动员持枪的老民兵，把这十支枪传给青年人。占江当然是双手拥护这个决定的。可是他又想，儿子年纪轻，又是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的考验，如果思想上没有先树立起一支枪，也不会握好手里的枪。便对党支部书记讲，枪还不能马上给儿子传。因为他对

儿子继爭还有些不大放心，需要考驗一个时期。党支部和县武装部都同意了占江的意見。

回头再說继爭。他虽然是占江的独生子，可是占江从来不对儿子溺爱^①，生活上、思想上都要求得十分严格。继爭从十六岁当上民兵的那会儿起，一直就眼巴巴地瞅着父亲屋里的那支老套筒，总盼着有一天能扛上它，过一过枪瘾，耍一耍威风。可是一来因自己年紀还小，二来因父亲一直没有开过口，也就始終未敢提明此事。这会儿听說县武装部来指示了，他当然高兴得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一有机会，总要溜进他父亲住的那間屋中，悄悄摸摸挂在墙上的那支老套筒。占江把这一切自然都看在眼里，記在心里，可就是稳坐釣魚台，不言不喘。继爭眼看一天过去了，父亲不传枪也不开口；两天过去了，还是不传枪不开口；再看看其他小伙子都扛上枪了，真急得象疯了似的，成天在屋前房后乱轉。有一回，实在急得不行了，便鼓足勇气，走到父亲屋里，一边摸着墙上的那支老套筒，一边

①溺爱——溺(nì讀記)，过分；溺爱，过分的爱。

憋^①不住地說：“大，这枪該擦了吧？我拿出去擦一下。”占江却說：“不用，昨几个我才擦过。”

继爭心想：干脆我还是給他挑明了吧，便接着說：

“大，县武装部不是指示了……”他把指示两个字說得特別响，目的是想引起父亲的注意和重視。可是占江听了，只說了声：“知道。”再也不吭一声了，只“巴噠，巴噠”，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。当时，继爭真不晓得父亲这葫芦里到底装的是啥药。

以后，继爭才听人說，父亲不馬上給他传枪，是对他有些不大放心，想考驗考驗他。听了这话，他一則是恼，一則又是喜。恼的是，父亲太瞧不起自己了；喜的是，拿枪終究还是有希望的，只是个時間早晚問題。最后，他想：考驗就考驗吧，是真金子就不怕烈火炼！从此，继爭在生产上更卖劲了，民兵操练也更努力了。他怕父亲拿《民兵工作条例》开他的刀，便把其中的一些条款，如民兵的三大任务啦，十項要求啦等等，背得滾瓜烂熟，随时准备着应付父亲的突然袭击。

①憋(biē讀別)——勉强忍住的意思。

不久，報紙上公布了蔣介石匪幫企圖竄犯大陸的消息。在看了這條消息的當天下午，占江忽然把兒子喊到身旁，說：“這一向我看你勞動好，民兵訓練也不差，實彈射擊還打了個優秀，就是不曉得其他方面學得咋樣，今幾個想考你一考。”繼爭見父親的炕頭上擱着那支老套筒，擦得明光淨亮，又見父親鄭重其事地和他談着話，心里就馬上有了數兒：“嘿，這一天到底算是盼來了，今幾個看样子要給我傳槍了！”高興得嘴都合不嚴。繼爭原以為父親一定會考他《民兵工作條例》上的一些問題，可是沒想到占江開口却說：“這一向，國內外的階級敵人，又想翹尾巴。蔣該死還吵嚷着要竄犯大陸……”繼爭氣憤地說：“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那純粹是妄想！”占江緊接着說：“賊心不死，我們總得提防着點……”繼爭笑着說：“嘿，大，你把事情看得太過了！蔣介石竄犯大陸，好比狗掀帘（lián讀連）子，只是嘴上的能耐，吓死他的狗胆，量他也不敢來送死。再說，還有解放軍在前面擋着哩……”占江听着听着，眉頭上的疙瘩越結越緊了。還沒等兒子說完，就“唉”的嘆了一口氣，

說：“继爭啊，继爭，你把毛主席的话記到哪里了？毛主席教导我們說：‘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，他們还要作最后的掙扎。’我看你天天跟民兵們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，學習政治時事，我當你學好了，可現在看，還差得遠哩……”說着，把炕頭上的那支老套筒，又拿起掛在牆上了。继爭是個聰明小伙子，看着父親把槍又掛在老地方，知道剛才說話暴露了自己思想上的弱點，說明自己思想還不過硬，忙借故走了出去，臉紅得象秋天的棗兒。

可是，继爭並不灰心喪氣，他象占江一樣，也有股子倔勁兒。他想，不夠格，我從頭來！從此，更加努力地學習毛主席著作，特別注意在用字上下功夫。一九六三年冬天，由於他思想提高快，生產勞動、民兵訓練都好，共青團便吸收他加入了團組織。占江看着兒子的進步，心里著實高興。考慮這回該給兒子傳槍了、可是，考慮是考慮，槍還是沒有傳，為什麼呢？事情也真巧。原來，隊里有一頭摔癱①

①癱（qu6讀缺）——腿腳有毛病，走路時身體不平衡。

的老母牛，最近因病，瘦得脊梁干能当刀子用。几个饲养员都怕它活不长了，谁也不多操心。有人还说：“干脆，宰肉吃算啦！”占江听了，心想：我不妨喂着试试，喂好了兴许还能给队上下个牛犊哩。便给队上打了个招呼，拉到自己家里来喂。继争对这事是不大同意的，他说：“大，你看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占江就火儿了：“你说我咋啦？这事做得不该？”其实，刚才继争那么说，主要是考虑父亲年纪大了，参加集体劳动本来就够劳累的了，还要喂上这么一头半死不活的老母牛，除了劳累不说，万一出了问题，还得担个“看你能的”的名声。占江就是觉得儿子在这个问题上，多了一个“私”字，还没有把整个心贴在集体事情上，因此，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娃，你现在是个共青团员，不是个普通社员，凡事都要把集体利益放在前边，对集体、对国家可不能三心二意啊！”继争觉得父亲的批评是对的，便接着说：“大，你的话我记下了。”说完便“咚咚咚”地找团支部书记汇报思想去了。不用说，占江这次没给儿子传枪，主要是觉得儿子思想还不过硬。

大家可能要說啦：“占江这老汉要求这样严格，他儿子啥时候才能接过他的枪啊？”不过，继爭終归还是把那支老套筒給扛上了。啥时候？去年秋天。那阵子，美帝国主义不仅进一步加紧了对越南南方的侵略，还点起了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火。真是狼子野心，人人可見。于是，在我国、在世界各地，便掀起了一个声討美国侵略者的怒潮，严厉譴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。就连周家嶺岨这样小小的山村，也是：村头巷尾，齐声怒斥美国佬；地边田間，众口称赞越南人民打得好。民兵文化室有一架半导体收音机，每到晚上，收听广播的人，总是滿滿騰騰挤一屋子。占江耳朵有点背，总靠前坐着。說巧也真巧，他每次一扭头的时候，总看見儿子继爭趴在桌上，一边听一边还不停地記着。一次、两次，占江还以为是凑巧碰上了，可時間久了，次数多了，占江心里就有了想法。有一回，占江在儿子房間的窗台上，发现一个紅皮小本本，順手翻开一看，原来里面写的是越南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所取得的輝煌成績，和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犯下的滔天罪行，一笔一笔記得清清楚楚。

另外，小本本里还記着許多世界大事，国家大事。占江看着想着，心“唰啦”一下动了：他觉得儿子站得高了，看得远了，真象村头墙壁上写的“身居岷峨，眼观全球，脚踏乡土，心怀天下”几个大字那样。想着想着，他不由得嘴里喊出了声：“好！”便“蹬蹬蹬蹬”从儿子屋里跨了出来，又“蹬蹬蹬蹬”走进自个屋里，从墙上取下那支老套筒枪，“嘩啷”一声，拆成大小件，蹲在炕头上擦起来。他一边擦，一边嘴里还哼着《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》等歌子。大約过了吃頓飯的工夫，枪擦好了。占江刚把枪上起，儿子继爭就从大門口进来了。占江喊道：“继爭，你来！”继爭进来了。占江指着炕沿說：“你坐下，大有話給你說。”继爭見父亲喜孜孜的，却不知今几个父亲为啥这么喜。继爭坐下了。占江拿起那支老套筒枪，交給继爭，說：“娃，你拿着，这枪，打今儿起正式传给你了。”继爭猛一下站起身，呆楞了半天，这才双手接过枪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占江接着說：“大給你传枪整整传了二年了，今几个才传到你手上，不是大有意难为你……”继爭說：“大，我不怪你，只恨

我过去不长进。”占江說：“明白这些就好。继爭，你坐下，大还有长话給你說哩。”继爭双手抱着枪，坐在占江的对面，两眼盯着父亲。占江继续說：“咱们的家譜，过去給你說过一些，今几个，我还要从头給你說一說。”

原来他家从占江往上数，五輩子都是給地主扛大活的。可是人穷志不穷，周家的人給地主当了几輩子长工，就和地主拚死拚活斗了几輩子。光是占江的父亲，就斗过五、六回。可是那时候，穷人手里沒有枪，首先是沒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所以斗争来斗争去，吃亏受苦的还是穷苦人。1935年，毛主席带着人民的队伍过来了。紅军解放了周家腰岷村，帮助周家腰岷村劳动人民建立了乡政府和游击队，周家腰岷村劳动人民才拨云見了天。以后，紅军主力北上打日本去了、主力走的时候，虽然只給游击队留了一条枪，可是却教周家腰岷人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。那时候，鴨儿沟对面的虎桥鎮还是白区。紅军主力一走，虎桥鎮的伪保安队和胡宗南的土匪军，便三天两晌到周家腰岷村劫財搶粮。占江的父亲是游击小队的队长，带着游击队沒黑沒明地和敌

人斗争。可全小队二、三十人总共只有一支枪。那阵儿，周家崾崴人多么需要枪啊！不管男女老幼，就是晚上做梦，嘴巴里也念叨着枪哩。1936年春天，上级通知说，地下工作同志在虎桥镇那边搞了几支枪，要游击队派人去取。这真是个大天大的好消息啊！当天晌后就派了两个人出去，占江和他父亲周长海在鸭儿沟等着迎接。整整等了一夜，天快明的时候，才从坡顶上走下两个人来。拍着巴掌一联系，果然是自己人。两个人一共背回来六支枪。周长海看了高兴地说：“这不单是六条枪，这是咱周家崾崴人民的命啊！咱们就要拿它闹革命，保江山！”正说着，“嘎（gà读杂）勾，嘎勾”两声枪响，紧接着从坡顶上冲下一溜人来。周长海喊了声：“不好！”一边挥着胳膊叫两个背枪的赶快往回走，一边端起主力走时留下的那支老套筒作掩护。敌人大概有一个班人，周长海枪法好，加上敌人由上往下走，目标显，所以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不大一会工夫就连着揍倒了好几个。这时，敌人瞅见了占江和他父亲，几支枪一齐对着他们开火。正打着，占江猛然觉得父亲身子一歪，忙喊了

声“大！”“不要紧，打狗日的！”周长海说着，“砰，砰”又干倒了两个，剩下的几个赶紧夹着尾巴逃了。看着敌人跑走了，周长海才捂着胸口往下一歪。占江扶着他，忙着包扎伤口。周长海见儿子颤抖的手，忙说：“不要难过，我怕是不成了。你们好好跟着毛主席、共产党打日本，闹革命……”说着，把手上的那支套筒枪交给占江，又强挣扎着说：“这枪是主力走时给咱留下闹革命、保江山的，今几个就给你了……永辈子也不要忘记，咱穷人闹翻身靠的就，就是这，这个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就咽气了。

占江把这一段经历，给儿子说了一遍后，“巴噠，巴噠”紧抽了两口旱烟，又亮开嗓门说：“儿呀，要记住这些。咱们这枪是‘革命枪’。你扛上它，可不要忘了把革命二字刻在心上，把私字连根从心里挖掉。一句话，毛主席指到哪里，你就走到哪里。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。把革命的枪，一代代传下去。刚才翻了你的笔记本，知道你这两年有了长进。不单想到了咱们一个国家的革命，还想到了更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。心里很高兴！”继争